

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第一次去中日友好医院看病。怀着陌生的心情去,打量陌生的面孔。其实,我有意选择这样的陌生。听上去,我在躲避什么。千万别多想,只是单纯觉得陌生的环境让人更自在。

可我在这里遇见了丁香。

缘分是命运的给予。这次给我看病的王医生是从长沙来北京学习的。他问我平时常住哪里。我说长沙,他说他也在长沙工作。多么难得的遇见。一个只想和陌生人打交道的我,竟然在这里遇见了家乡人。我一时恍惚,想到玉溪的张

医生,我本以为自己只是一个患者,和别人一样慕名求助于他。没有想到,从陌生到熟悉,到成为挚友,到后来我以他为原型写成我的长篇小说《棘花》。

意象,是我用棘花来取代金樱子花学名的心思,我用它致敬不羁而坚强的灵魂。而它们灿烂开放在向阳的山野、溪畔、路旁,岩上的样子,和我第一次看到丁香花时的感受一样强烈。

加了王医生的微信

又见丁香

简媛

后,在他的朋友圈看到了丁香。从他的文字描述中,我判断丁香就在这院子里,在我的身边。我并不是刻意去寻找它。可它来了。阳光下,洁白的丁香花开得招摇。一时,我竟然感知出久别重逢的喜悦。我打电话告诉一个北京本地的朋友,告诉她哪里可以看见丁香花。缘由起于几日前的对话。她说,不知道怎么回事,这几天心里老想起小时候在家乡的事,尤其是那些细碎开在枝头的丁香花,画般印在脑海里。也是奇怪了,这么多年,一直就再没有见过了。

我清楚记得,她说时总在叹息。那声感叹落在我心里,共鸣出一个中年人的乡愁。我像个孩子一样给她描叙眼前的丁香花,语气就像我遇见了她的故知。

你闻言,她说,语气平静。

凑近花瓣时我闻出了一股奇怪的气味。是忧伤吗?

丁香花是忧郁的。从前,有个男孩爱上了理发店的一个女孩,两人在岁月中历尽挫折,男孩终于

向女孩喊出了“我爱你”,可就在女孩露出灿烂的笑容时,一场剧烈的爆炸发生了,女孩去世了。这个女孩的名字就叫“丁香”。

想到那天,我开这位北京本地朋友的玩笑,说,卖了你北京的房子,去老家过神仙日子去。那我就真完了。哪里都没有我的家了。朋友说她没有故乡了,也回不去故乡了。说时她的语气平静,表情也寡淡,却又分明眼含热泪。我试图给她一个拥抱,我以为她此刻需要安慰,可她对我摆摆手说,已经习惯了。

习惯失去,虽然是我们现在时常要面对的人生变化,却也总是让人伤感。去哪里,居哪里,现在的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。朋友也是这种选择的践行者。可少时的记忆总是那般美好,这美好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发显现出它的纯净与珍贵。历经跋涉的中年人,外在肉身与隐秘的心灵都挂满风尘,不由得在生活的空隙里回味、向往从前的简单。那些日子是定然回不去了,而现在又必然是无法抛弃的。这般的对比、细究,也是徒增忧伤。习惯一切陌生的变得熟悉,也习惯熟悉的一切变得陌生。朋友说完这句话后,我们的通话也就结束了。

从前的美好是用时间堆砌出来的,富足到可以在丁香树下虚度整个下午。我对丁香的记忆和故乡无关。犹记那年盛夏,在山西一个村庄里,在那些寂静的小院,在那些干

涸的黄土山坡中,那树盛开的丁香花,一下就抓住了我的心。我坐在树下,独自待了很久。记得清楚,我那天穿着白底碎花的细麻布拖地长裙,戴一顶亚麻色的翻边小圆帽,脚穿白色的板鞋。坐在树下的我,被一个旅行

记者拍下了,于是我也成了画中人。他说这样的不可打扰也是难得一遇。我和他是陌生人,可

他遇见我,和我遇见丁香,似乎有着相似的熟悉。我微笑着说,谢谢你让我入了画。那个坐在丁香树下的女子,其面部朦胧可见。只是一个意象,他在意的是这样的素净的女子,在这样一条幽静的石头巷子里,坐在这样的一棵开得热烈的丁香树下。像是呼应,我在意大

当年物资匮乏,猪肉更是稀罕之物。食有肉是刚需,是雪中送炭,居有竹是锦上添花,更多的是精神享受,一片青竹林难以融入生活的肌理,肚子里毕

了,但往往不能“自足”。在那个时代,生产队重“以粮为纲”,村民没有养猪的积极性。约吃肉咋办?生产队有个约定俗成,逢年过节或特别的日子才有

肉吃。这时候,按约定的轮次,总有一两家农户把自家养的猪宰了。宰猪也算是队里的大场面了,村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会凑着看热闹,与其说是看热闹,还不如说这是猪肉的诱惑力、吸引力。杀完猪,按惯例就由东家主刀拿大头并选择自己要的部位,余下的按人头卖给村

民。知青也算村民,但没有额外的优惠。由于知青户不养猪,就没有宰猪做东的机会,吃肉的总量会更少。现在买肉,看到肥肉避之不及,而当时生产队宰猪时,知青都会伸长了脖子,期盼能买到肥肉多一点的部分,好熬成猪油炒菜备用。

据说邻村有个知青吃肉的有趣的段子。二十来岁的知青正是当吃之年,下田劳动强度又大,虽有幸在粮仓之地插队,肚皮吃得饱,但长年累月光吃白饭,少肉少油少副食,对猪肉可是垂涎欲滴。于是,就搞了个增加吃肉频次的“恶作剧”。他们悄悄地将黄豆塞进猪耳朵,因有异物入内,那头猪整天就摇头晃脑的样子。于是,知青就诿养猪的东家,这猪看来有病,赶紧宰了吧,死了就可惜了。就这样,知青多了次吃肉的机会。还真不知道这是杜撰的笑话,还是生活中的真实故事,但知青对饱餐一顿肉的憧憬是真实切切的。

“肉”与“竹”,在日常生活中也有着主角、配角之分。例如,春笋是时鲜,腌笃鲜则是上海人的美食。烹饪腌笃鲜,依我之见,肉占C位,是主角;而笋虽入饕,终究还是配角,主吊吊鲜,它负责把肉之味肉之精华提炼出来,起画龙点睛的作用。时过境迁,人们在食有肉的农家乐里大快朵颐,同时也享受到居有竹的雅致环境。



智慧快餐 人生最大的消耗是自燃。

向女孩喊出了“我爱你”,可就在女孩露出灿烂的笑容时,一场剧烈的爆炸发生了,女孩去世了。这个女孩的名字就叫“丁香”。

想到那天,我开这位北京本地朋友的玩笑,说,卖了你北京的房子,去老家过神仙日子去。那我就真完了。哪里都没有我的家了。朋友说她没有故乡了,也回不去故乡了。说时她的语气平静,表情也寡淡,却又分明眼含热泪。我试图给她一个拥抱,我以为她此刻需要安慰,可她对我摆摆手说,已经习惯了。

习惯失去,虽然是我们现在时常要面对的人生变化,却也总是让人伤感。去哪里,居哪里,现在的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。朋友也是这种选择的践行者。可少时的记忆总是那般美好,这美好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发显现出它的纯净与珍贵。历经跋涉的中年人,外在肉身与隐秘的心灵都挂满风尘,不由得在生活的空隙里回味、向往从前的简单。那些日子是定然回不去了,而现在又必然是无法抛弃的。这般的对比、细究,也是徒增忧伤。习惯一切陌生的变得熟悉,也习惯熟悉的一切变得陌生。朋友说完这句话后,我们的通话也就结束了。

从前的美好是用时间堆砌出来的,富足到可以在丁香树下虚度整个下午。我对丁香的记忆和故乡无关。犹记那年盛夏,在山西一个村庄里,在那些寂静的小院,在那些干

涸的黄土山坡中,那树盛开的丁香花,一下就抓住了我的心。我坐在树下,独自待了很久。记得清楚,我那天穿着白底碎花的细麻布拖地长裙,戴一顶亚麻色的翻边小圆帽,脚穿白色的板鞋。坐在树下的我,被一个旅行

记者拍下了,于是我也成了画中人。他说这样的不可打扰也是难得一遇。我和他是陌生人,可

他遇见我,和我遇见丁香,似乎有着相似的熟悉。我微笑着说,谢谢你让我入了画。那个坐在丁香树下的女子,其面部朦胧可见。只是一个意象,他在意的是这样的素净的女子,在这样一条幽静的石头巷子里,坐在这样的一棵开得热烈的丁香树下。像是呼应,我在意大

当年物资匮乏,猪肉更是稀罕之物。食有肉是刚需,是雪中送炭,居有竹是锦上添花,更多的是精神享受,一片青竹林难以融入生活的肌理,肚子里毕

了,但往往不能“自足”。在那个时代,生产队重“以粮为纲”,村民没有养猪的积极性。约吃肉咋办?生产队有个约定俗成,逢年过节或特别的日子才有

肉吃。这时候,按约定的轮次,总有一两家农户把自家养的猪宰了。宰猪也算是队里的大场面了,村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会凑着看热闹,与其说是看热闹,还不如说这是猪肉的诱惑力、吸引力。杀完猪,按惯例就由东家主刀拿大头并选择自己要的部位,余下的按人头卖给村

民。知青也算村民,但没有额外的优惠。由于知青户不养猪,就没有宰猪做东的机会,吃肉的总量会更少。现在买肉,看到肥肉避之不及,而当时生产队宰猪时,知青都会伸长了脖子,期盼能买到肥肉多一点的部分,好熬成猪油炒菜备用。

据说邻村有个知青吃肉的有趣的段子。二十来岁的知青正是当吃之年,下田劳动强度又大,虽有幸在粮仓之地插队,肚皮吃得饱,但长年累月光吃白饭,少肉少油少副食,对猪肉可是垂涎欲滴。于是,就搞了个增加吃肉频次的“恶作剧”。他们悄悄地将黄豆塞进猪耳朵,因有异物入内,那头猪整天就摇头晃脑的样子。于是,知青就诿养猪的东家,这猪看来有病,赶紧宰了吧,死了就可惜了。就这样,知青多了次吃肉的机会。还真不知道这是杜撰的笑话,还是生活中的真实故事,但知青对饱餐一顿肉的憧憬是真实切切的。

“肉”与“竹”,在日常生活中也有着主角、配角之分。例如,春笋是时鲜,腌笃鲜则是上海人的美食。烹饪腌笃鲜,依我之见,肉占C位,是主角;而笋虽入饕,终究还是配角,主吊吊鲜,它负责把肉之味肉之精华提炼出来,起画龙点睛的作用。时过境迁,人们在食有肉的农家乐里大快朵颐,同时也享受到居有竹的雅致环境。

我固执地认为,纽扣发明的初衷是为了能把衣服连接起来,使其严密保温,并使人仪表整齐。渐渐的,当人们发现别致的纽扣,还会对衣服起点缀作用时,各种样式的纽扣开始陆续登场并惊艳于世。

在我的印象里,有一种叫“电光”的纽扣。以“电光”命之,可谓诗意满满——因为它将“电光”的那种“闪烁变幻”的神奇,恰到好处地融入了“电光纽扣”上。记得儿时第一次看到“电光”纽扣,是从母亲的衬衣上看到了淡青色的“电光纽扣”,也从父亲黑色的中山装上发现了黑黝晶亮的“电光纽扣”,更从大姐、二

姐和小妹的服饰中发现了颜色、样式迥异的“电光纽扣”。让人惊异的是,几粒纽扣在衣服中虽只是占了很小的比例,但一俟有了属于它的位置,它便像一位耀眼的电影明星,夺目、出挑而亮丽。是的,“电光纽扣”,无论白天还是夜晚,只需给它一丝光线,它就不断“放电、闪电”,像极了T型台上的模特,且总是借着不同角度的变换,尽情展示着其无限的魅力。显然,女孩子们对“电光纽扣”更是到了着迷的地步。这不,百货店内,女人们最爱停留的就是售卖“电光纽扣”的柜台;平日聚在一起最爱谈论的话题也当然是“电光纽扣”了。

对于“电光纽扣”,母亲可谓爱怜备至。记得母亲放置重要物品的书桌抽屉里,有一只口径十余厘米的民国粉彩瓷罐,里面放置着大小不等的各式“电光纽扣”——有自己买的启迪、精神的慰藉。前不久,我向母亲说起这个当年发生的几乎带有戏剧性的“故事”,母亲笑吟吟地回答,“你们的小秘密我当然知道,我间隔性地添置一些‘电光纽扣’,既是因为实际需要,也是为了满足你们由好奇心激发出来的爱美之心”。前段时间,89岁的老父亲想穿一件灰色的确良中山装。从柜子里拿出来以后,尽管还是颇为挺括,但发现已经掉了两颗灰色“电

光纽扣”。这可

是上个世纪末定制的服装,这“电光纽扣”到哪里去找呀?”母亲不免嗔怪道。“要不我让女儿在上海找找?”妻子赶忙解围。想不到的是,过了一个星期,在上海工作的女儿在视频中向我们展示了她购置的灰褐油亮的“电光纽扣”。一看,竟然完全吻合。女儿告诉我们,在上海江苏路上还真有一家宝藏纽扣店,小店,就有上千品类的纽扣。从商场最新款式的大衣纽扣,到中山装的纽扣,一应俱全。

而今,由“电光纽扣”带来的这段珍贵的记忆,早已深藏我心间而挥之不去。

时光、电影和一首歌

孙小方

固定长假的第一天,拉开窗帘,远处的高楼在细雨中若隐若现。湿漉漉的街道上,车流也比往日增加了不止一倍,人们携家带口招呼朋友,出去度假。

我暂时无事可做,不如看一部电影吧。

片单里还存着一部电影,讲述一对寂寞的陌生人,在一个喧嚣但又陌生的超级大城市里相逢又道别的故事。据说是部寂寞的电影。我一直存着没看。寂寞的时候不想看,以免越看越寂寞;不寂寞的时候,也不想看,以免看完徒增寂寞。

今天,大概因为人们星散在各个景点玩乐,留下一个空城,反倒可以看看,左右也是看了个寂寞。

《喜帖街》,发源于2008年。这首歌,有故事,讲述了一个世事变迁,人们风流云散的城市故事。

话说,香港有一条街叫利东街。那真是一条老街,房子旧得看着像危房,那些俄罗斯方块各色形状的招牌遮天蔽日,好像随时会掉下来。这条街房子还簇新的时候,香港人结婚要发的喜帖,就会交给这里的印刷铺子印。一代又一代,直到房子旧得像危房,这座城市的人已经习惯于把它称为喜帖街。

十几年前,这条街要拆掉,新建大商场,这也是很多城市已经或正在上演的事情。街上的人们渐次搬走,歌中唱到有这么一位女生,生于斯,婚于斯,喜帖也印于斯,但此刻却要面临离婚、搬家,搬家时找到尘封的喜帖,不由百感交集。词人,是劝慰女主角应勇敢往前走的,但歌词里总有种“大都好物不坚牢,彩云易散琉璃脆”的感慨,其中一句“就似这一区,曾经称得上美满甲天下;但霎眼,全街的单位快要住满乌鸦”,令人神伤。

这首歌里,散发着一股人情的温度。这温度,仿佛一张在你失落时,贴在你面颊的温热面孔。你能感受到皮肤细腻或粗糙的质感,你能感受到,对方是个实实在在的人。它不像电影里那个深海的超级城市,在光阴中无动于衷,深不可测,岿然不动。

这是一个下着雨的午后。阳台上雨水淅淅沥沥,人们开着车,像蚂蚁列队一般驶往各地。

突然想起一首陈奕迅的歌,歌名是

利五渔村时,看着那群从海岩上往下跳跃的少年的心情也一样。丁香树的静,五渔村海岩上的动,是呼吸,是人心向往的生命的灵动,更是人们行走天地难得的遇见。

时隔十年,我站在丁香树下,好像某些情愫在

这里得以呼吸。虽然区别于北京朋友的记忆。但我感知出我们在意的本源相似:再细微的情感,只要你在意了,如若堆积,也能铺出天的阔,海的深。

又见丁香,它带我走进了时光隧道,有些事,又经历了一遍。

当年物资匮乏,猪肉更是稀罕之物。食有肉是刚需,是雪中送炭,居有竹是锦上添花,更多的是精神享受,一片青竹林难以融入生活的肌理,肚子里毕

了,但往往不能“自足”。在那个时代,生产队重“以粮为纲”,村民没有养猪的积极性。约吃肉咋办?生产队有个约定俗成,逢年过节或特别的日子才有

肉吃。这时候,按约定的轮次,总有一两家农户把自家养的猪宰了。宰猪也算是队里的大场面了,村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会凑着看热闹,与其说是看热闹,还不如说这是猪肉的诱惑力、吸引力。杀完猪,按惯例就由东家主刀拿大头并选择自己要的部位,余下的按人头卖给村

民。知青也算村民,但没有额外的优惠。由于知青户不养猪,就没有宰猪做东的机会,吃肉的总量会更少。现在买肉,看到肥肉避之不及,而当时生产队宰猪时,知青都会伸长了脖子,期盼能买到肥肉多一点的部分,好熬成猪油炒菜备用。

据说邻村有个知青吃肉的有趣的段子。二十来岁的知青正是当吃之年,下田劳动强度又大,虽有幸在粮仓之地插队,肚皮吃得饱,但长年累月光吃白饭,少肉少油少副食,对猪肉可是垂涎欲滴。于是,就搞了个增加吃肉频次的“恶作剧”。他们悄悄地将黄豆塞进猪耳朵,因有异物入内,那头猪整天就摇头晃脑的样子。于是,知青就诿养猪的东家,这猪看来有病,赶紧宰了吧,死了就可惜了。就这样,知青多了次吃肉的机会。还真不知道这是杜撰的笑话,还是生活中的真实故事,但知青对饱餐一顿肉的憧憬是真实切切的。

“肉”与“竹”,在日常生活中也有着主角、配角之分。例如,春笋是时鲜,腌笃鲜则是上海人的美食。烹饪腌笃鲜,依我之见,肉占C位,是主角;而笋虽入饕,终究还是配角,主吊吊鲜,它负责把肉之味肉之精华提炼出来,起画龙点睛的作用。时过境迁,人们在食有肉的农家乐里大快朵颐,同时也享受到居有竹的雅致环境。

我固执地认为,纽扣发明的初衷是为了能把衣服连接起来,使其严密保温,并使人仪表整齐。渐渐的,当人们发现别致的纽扣,还会对衣服起点缀作用时,各种样式的纽扣开始陆续登场并惊艳于世。

在我的印象里,有一种叫“电光”的纽扣。以“电光”命之,可谓诗意满满——因为它将“电光”的那种“闪烁变幻”的神奇,恰到好处地融入了“电光纽扣”上。记得儿时第一次看到“电光”纽扣,是从母亲的衬衣上看到了淡青色的“电光纽扣”,也从父亲黑色的中山装上发现了黑黝晶亮的“电光纽扣”,更从大姐、二

姐和小妹的服饰中发现了颜色、样式迥异的“电光纽扣”。让人惊异的是,几粒纽扣在衣服中虽只是占了很小的比例,但一俟有了属于它的位置,它便像一位耀眼的电影明星,夺目、出挑而亮丽。是的,“电光纽扣”,无论白天还是夜晚,只需给它一丝光线,它就不断“放电、闪电”,像极了T型台上的模特,且总是借着不同角度的变换,尽情展示着其无限的魅力。显然,女孩子们对“电光纽扣”更是到了着迷的地步。这不,百货店内,女人们最爱停留的就是售卖“电光纽扣”的柜台;平日聚在一起最爱谈论的话题也当然是“电光纽扣”了。

对于“电光纽扣”,母亲可谓爱怜备至。记得母亲放置重要物品的书桌抽屉里,有一只口径十余厘米的民国粉彩瓷罐,里面放置着大小不等的各式“电光纽扣”——有自己买的启迪、精神的慰藉。前不久,我向母亲说起这个当年发生的几乎带有戏剧性的“故事”,母亲笑吟吟地回答,“你们的小秘密我当然知道,我间隔性地添置一些‘电光纽扣’,既是因为实际需要,也是为了满足你们由好奇心激发出来的爱美之心”。前段时间,89岁的老父亲想穿一件灰色的确良中山装。从柜子里拿出来以后,尽管还是颇为挺括,但发现已经掉了两颗灰色“电

光纽扣”。这可

是上个世纪末定制的服装,这“电光纽扣”到哪里去找呀?”母亲不免嗔怪道。“要不我让女儿在上海找找?”妻子赶忙解围。想不到的是,过了一个星期,在上海工作的女儿在视频中向我们展示了她购置的灰褐油亮的“电光纽扣”。一看,竟然完全吻合。女儿告诉我们,在上海江苏路上还真有一家宝藏纽扣店,小店,就有上千品类的纽扣。从商场最新款式的大衣纽扣,到中山装的纽扣,一应俱全。

而今,由“电光纽扣”带来的这段珍贵的记忆,早已深藏我心间而挥之不去。

时光、电影和一首歌

孙小方

固定长假的第一天,拉开窗帘,远处的高楼在细雨中若隐若现。湿漉漉的街道上,车流也比往日增加了不止一倍,人们携家带口招呼朋友,出去度假。

我暂时无事可做,不如看一部电影吧。

片单里还存着一部电影,讲述一对寂寞的陌生人,在一个喧嚣但又陌生的超级大城市里相逢又道别的故事。据说是部寂寞的电影。我一直存着没看。寂寞的时候不想看,以免越看越寂寞;不寂寞的时候,也不想看,以免看完徒增寂寞。

今天,大概因为人们星散在各个景点玩乐,留下一个空城,反倒可以看看,左右也是看了个寂寞。

时光、电影和一首歌

孙小方

固定长假的第一天,拉开窗帘,远处的高楼在细雨中若隐若现。湿漉漉的街道上,车流也比往日增加了不止一倍,人们携家带口招呼朋友,出去度假。



边看边聊

固定长假的第一天,拉开窗帘,远处的高楼在细雨中若隐若现。湿漉漉的街道上,车流也比往日增加了不止一倍,人们携家带口招呼朋友,出去度假。

我暂时无事可做,不如看一部电影吧。

片单里还存着一部电影,讲述一对寂寞的陌生人,在一个喧嚣但又陌生的超级大城市里相逢又道别的故事。据说是部寂寞的电影。我一直存着没看。寂寞的时候不想看,以免越看越寂寞;不寂寞的时候,也不想看,以免看完徒增寂寞。

今天,大概因为人们星散在各个景点玩乐,留下一个空城,反倒可以看看,左右也是看了个寂寞。

时光、电影和一首歌

孙小方

固定长假的第一天,拉开窗帘,远处的高楼在细雨中若隐若现。湿漉漉的街道上,车流也比往日增加了不止一倍,人们携家带口招呼朋友,出去度假。

我暂时无事可做,不如看一部电影吧。

片单里还存着一部电影,讲述一对寂寞的陌生人,在一个喧嚣但又陌生的超级大城市里相逢又道别的故事。据说是部寂寞的电影。我一直存着没看。寂寞的时候不想看,以免越看越寂寞;不寂寞的时候,也不想看,以免看完徒增寂寞。

今天,大概因为人们星散在各个景点玩乐,留下一个空城,反倒可以看看,左右也是看了个寂寞。

时光、电影和一首歌

孙小方

固定长假的第一天,拉开窗帘,远处的高楼在细雨中若隐若现。湿漉漉的街道上,车流也比往日增加了不止一倍,人们携家带口招呼朋友,出去度假。

我暂时无事可做,不如看一部电影吧。

片单里还存着一部电影,讲述一对寂寞的陌生人,在一个喧嚣但又陌生的超级大城市里相逢又道别的故事。据说是部寂寞的电影。我一直存着没看。寂寞的时候不想看,以免越看越寂寞;不寂寞的时候,也不想看,以免看完徒增寂寞。

今天,大概因为人们星散在各个景点玩乐,留下一个空城,反倒可以看看,左右也是看了个寂寞。

时光、电影和一首歌

孙小方

固定长假的第一天,拉开窗帘,远处的高楼在细雨中若隐若现。湿漉漉的街道上,车流也比往日增加了不止一倍,人们携家带口招呼朋友,出去度假。

我暂时无事可做,不如看一部电影吧。

片单里还存着一部电影,讲述一对寂寞的陌生人,在一个喧嚣但又陌生的超级大城市里相逢又道别的故事。据说是部寂寞的电影。我一直存着没看。寂寞的时候不想看,以免越看越寂寞;不寂寞的时候,也不想看,以免看完徒增寂寞。

今天,大概因为人们星散在各个景点玩乐,留下一个空城,反倒可以看看,左右也是看了个寂寞。

时光、电影和一首歌

孙小方

固定长假的第一天,拉开窗帘,远处的高楼在细雨中若隐若现。湿漉漉的街道上,车流也比往日增加了不止一倍,人们携家带口招呼朋友,出去度假。

我暂时无事可做,不如看一部电影吧。

片单里还存着一部电影,讲述一对寂寞的陌生人,在一个喧嚣但又陌生的超级大城市里相逢又道别的故事。据说是部寂寞的电影。我一直存着没看。寂寞的时候不想看,以免越看越寂寞;不寂寞的时候,也不想看,以免看完徒增寂寞。

今天,大概因为人们星散在各个景点玩乐,留下一个空城,反倒可以看看,左右也是看了个寂寞。

时光、电影和一首歌

孙小方

固定长假的第一天,拉开窗帘,远处的高楼在细雨中若隐若现。湿漉漉的街道上,车流也比往日增加了不止一倍,人们携家带口招呼朋友,出去度假。